

记者的责任与时代召唤

——读梁衡《我在八十年代当记者》有感

□ 王保中

前不久,《新华文摘》登载了梁衡撰写的《我在八十年代当记者》,该文真切动人,不仅有高度和深度,而且有温度、接地气,很具感染力,为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之初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基层的变化,提供了鲜活资料和新的视角。笔者也曾经经历过改革之初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还有幸做过报刊的兼职记者。细细品读深受启发,再次回望历史,真切地体会到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

记者,常常被誉为时代的瞭望者、见证者、记录者,更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然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些,必须深入基层,走进生产一线,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从《我在八十年代当记者》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末作者由省委宣传部调入《光明日报》做驻站记者后,没有坐在办公室看材料、等报告,而是主动深入基层,走农村、看集市,进山林、下矿山,接上访、解民怨,及时捕捉到了春天的信息、时代的脉搏,一条条鲜活的基层报道第一时间被挖掘,一篇又一篇展现时代发展画卷的重头新闻报道呈现在了国家级报刊的头版头条,这些报道背后是其一头扎进改革开放的洪流,脚力、眼力、笔力的付出和长时间的坚持与积累。

细读《我在八十年代当记者》一文,我更感受到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作者也在投入火热的生产一线,置

身改革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献计出力,努力推动一项项基层具体工作的开展。采访到献身风沙高寒之地、绿化荒山多年的老年植树队时,不止是被其精神所感动,还主动建议,推进当地县委为七位老人立碑表彰;遇到扎根山区二十多年、默默付出的优秀小学教师,他积极多方奔走终于为其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和基层通讯员聊天中,觉察到基层存在不切合农村实际的教育现象,他马上起身,奋笔写下一篇具有前瞻性的内参报告。

其实,笔者最早看到梁衡老师的大名是在中学课本上,是那篇《晋祠》的优美散文,此后便是《读者》杂志上那篇风靡全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接着又有《把栏杆拍遍》《壶口瀑布》《这思考的窑洞》等,可谓是篇篇精彩。但是,现在我才知,这些散文,包括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青山不老》(写那几位在荒山上植树的老人)等,不少名篇都是他将日常的采访素材进一步挖掘和反复思考提炼、升华的结果。这些作品都是他深入一线,走进采访者的内心被深深地感动后,用心用情一笔笔地记录下来,用双手捧在读友面前,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文字凝结出作品,从而也成就了一篇篇感动自己、激励无数国人的名篇。

罗丹有句名言: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作

为记者能够发现这么多有价值的新闻,并深入挖掘、独立思考,写出如此优美的散文,刻画出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我想首先是其作为记者的时代责任感,其次是其对文字、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其全身心地投入。

大师季羨林曾写道:“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上乘。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着地追求。”季老将这种追求概括为“境界”,并引用近代国学大家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名言:“词以境界为最上……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季老还概括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

当年梁衡老师在深入基层的新闻采访中,能不断发现有价值的素材,写出全国关注的新闻作品,继而又从中提炼创作出散文,从一名普通记者一步步成长为著名作家,很值得学习和深思。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短视频正在成为新闻主角,人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记者要让自己记录的新闻有深度、有价值,就更需要静下心来,真正去融入时代,用心去观察思考世界,不仅要善于发现,而且要学会分辨美、记录美、展现美,更要执着地追求美、一步步去挖掘升华美。



旧楹联与时代语境

□ 温钊

近翻清人笔记,见到一则保定本地文庙楹联。

博学之则多佳士端赖诗书以启后
野人也而有古风惟尊礼乐以从先

清咸丰年间,博野教谕于春霖所著《柳西丛谈》载此联。于氏咸丰十年见于县文庙明伦堂,联为静海励守谦撰。上联出《中庸》“博学之”句,下联出《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句。又,文庙为明洪武初知县李泰创建,后邑人吴楨、尹会一等名宦累修。明伦堂在大成殿后,为祭孔处。堂前为礼庭,左架鼓,右悬钟。今不复见。联文精巧,用典自然,是当时语境,今人复写,即使借助AI恐亦难胜出。

于春霖只有两本小书。除《柳西丛谈》外,还有一本《浴泉诗话》,其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了两首颜元写荆轲的佚诗,《柳西丛谈》珍贵之处就在于记载了此联。关于楹联的真实性就不用讲了,因为当时每年在明伦堂主持祭礼的正是于春霖本人。关于对联内容,对本地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冠首嵌名联了。当然,此联作者励守谦为《四库全书》编纂,也是一时鸿学。

我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这对联折射的是整体的时代语境。首先是价值观,这个东西看似虚无缥缈,但却非常重要——人们既在这里追求,又在这里安顿,并且找到一种秩序感。其次,就是支撑价值观的巨大语料,这其中,文本是最重要的,就像这副楹联、这本《柳西丛谈》——实际上每个时代对历史的传承都是有所取舍和生发的,这也构成这一时代的特点。再次的话,就是现在仍然可见的种种文艺遗存,这些都相对通俗,更惹人喜爱,也确实可以怡情遣日,但究其本质还是价值的载体和语料的另一种组合——这都在整体的时代语境中。

这些文艺遗存中,书法是独特存在。汉字能传承至今是因为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而书法能流传千古,一方面,是象形文字赋予的神性,这是书法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书法所表现的美感和意境。如果仅着眼于书法自身,因为体系传承和历史累积的丰厚语料,它自身美的逻辑一定是有的。但是,对我们时代来说,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书法所表现的美,是否还能在大众中找到语境支撑?书法的语境变迁,可能也是相类的传统艺术共同面临的情况。整体看,今时书法虽然不似古时“繁荣”,但对喜欢书法的人也有其价值。正如这个楹联,放在清代文庙是恰当的,放在现代也有其积极向上的意义。



遇见优美的唐诗

□ 王鑫

在数千年中华文明长河中,唐诗屹立于古典诗歌之巅,千百年来传诵不绝,温润慰藉着无数世人的心灵。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无论是垂髫孩童抑或是耄耋老人,几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吟诵一番,它已深入人心,走进烟火人间。

读唐诗,仿佛与先人对话,那些惊艳动人、耳熟能详的诗句,穿越时空隧道,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深切的共鸣,照进当下的生活。

大唐盛世初启,兼容并蓄,文明开放。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引领时代,开创了唐诗积极进步的初唐气象。

盛唐之时,繁华荣盛,万国来朝,唐诗壮阔恢弘,尽显海纳百川的超然气度。“诗仙”李白诗歌豪放飘逸,浪漫不羁,《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恢弘气魄喷薄而出,超越古今。

晚唐国势渐衰,诗风也有了转换,多了时局动荡、忧国忧民的深沉气韵。杜牧在《泊秦淮》里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托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品读唐诗,恰似领略大唐的盛衰荣辱,给人以深深的启发。

大唐的诗歌,有百姓人间,有山河辽阔,有归途遥远,有爱恨情仇,

还有阴晴圆缺。看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望长河落日圆的瑰丽,品月影清辉的清绝,慨长风破浪的豪情万丈。得意时,如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艰难时,决不放弃,李白又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独身时,怡然自乐,如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如此,千百年来,品味唐诗,我们能隔着最远的时光,感受今日的你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千山暮雪,海棠依旧,愿你我不为岁月惊扰,轻品唐诗风韵,自此,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遇见优美的唐诗,也遇见美好的你我。

